

乾初先生遺集

乾初先生遺集卷十五

海寧陳確著

族兄孫敬璋編校

箴

坐箴 癸巳

良心炯炯有過自知知而不改謂之自欺非愚則狂塊死冥
裨列之坐隅常目在之日減一焉庶弗終迷

妄想 多言 浮動 忿怒 忽畧 閒廢 自是

自炫 妄用 鄙吝 營求 遺忘 昏怠 踞慢

依違 執着 更張 无恒 自欺 欺人

痼疾種種與我周旋不舍將終不可治乎欲以一味湯起之曰敬雖然未易瘳也則死不敬而已矣

銘

龍杖銘

丙戌

己卯二月遇子邵灣昂首縮項奇形恠顏俯躬若敬傾蓋交
懽宗老悅之幾欲復還中歸季寧呂有頸癩棄捐數歲乃蒙
賜環又折爾股癸未秋間迄乎今夏我病子閑虜抄盜劫兩
遇兇殘投水潛逸言歸故山我於子薄子則我敵八年之中
歷諸苦艱誓不遺子終老盤桓

界方銘

戒之戒之勿隨俗薄勿為兒嬉孝及恭肅家國之儀學乃有
反高明柔克惟休勿休以勗前德

庚寅易月乳初道人陳確
為祝鳳師世姪

銘

界方

餐霞軒鈔本

贊

自題小影

癸巳

聖人之道夫嬏與知五十元聞爾生胡為吾方憂子子則嘻
嘻象曰吁哉子豈有欺一言一動咸惟爾師不正其形而影
之嗤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反求諸身念茲在茲

頌

藤如意頌

瘵子

枕濤齋中有枯藤尺許棄塵灰中其形畧似如意陳子因而成之客詰如意呂何用也

陳子曰古人之命此則吾未之知也若夫體癢則爬僮頑則搥揮毫腕著觀書背加醉起拄案倦坐支腮老眼時昏常用摩揩手所不及摘果攀花補短續長或鈎或撻客意有未達吾言有未諧指天畫地嘿喻胸懷其用孔多未可悉誇命之曰如意夫未云乖訛也

頌

如意

餐霞軒鈔本

眼鏡頌 癸卯

西國之寶曰惟斯鏡巧效天工妙益人性昏者使昭眩者使
定微者使著遠者使徑明德遠矣日月與竝惠我老人感言
匪罄萬歷中年利瑪始聘伎巧實多惟斯之正開物成務聿
追前聖

骨牌頌

千古奇文河圖雒書兩儀四象八卦爻殊因而重之以成變
化遂半羲畫以教天下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先師成訓誰曰
不然委心任運四分有截其成其敗疇能懸決大呂成大小
呂成小物各有則安用智巧理以制欲私不勝公展兮君子
和而不同不同之同是為大同无成之成乃為大成相尋有
合无往不利人和之功以參天地

解

侮辱解

孟子曰不仁則辱可謂知辱矣又曰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可謂知侮矣而今之人或未之察也作侮辱三篇以解之

有人於此橫逆待我自反有禮不可謂侮維彼愴夫悅不以道截截諛言侮我不小

太上躬耕其次責卜未可謂賤矧可謂辱皇皇尋君非義而貴一命再命辱不可悔

囚服公庭身膺三木苟非其辜吾弗謂辱內函謹封賓館鞠
躬于求請託其辱靡窮

詞

怨嬰詞 癸巳

痛吾孫之藐嬰兮胡瘡鬼之為厲淹兩月而未瘳兮又繼之
以疥癩吾憐之而撫抱兮螺竊入吾指臂旋孳息于周身兮
遂靡遠而弗至噬孫殤而疥壽兮歷暑與秋而未退待晚浴
之若渴兮喜朝沐之如沸惟斯之為少挫兮未踰時而復熾
紛爬搔而不能自己兮雖強力其奚制既外失其儀度兮大
內消其氣志詎癘疥之无憂兮展我生之重累日曾不尋安
坐兮夜未嘗一假寐悼衰老之日迫兮又遺之以斯害黥膚

詞

色之慘瘁兮脂與血之俱匱心脈脈而誰尤兮朔西風而墮
涕

弔哀詞 申午 爲吳子仲休

嗟我仲木兮痛何如之遽歟爾母兮曾不踰時爰向故人兮
若嬰兒之啼但聞其聲兮不聞其詞嗟孰非人子兮吾不忍
見之痛髹木之不逮兮而死與乎來日哭四晝夜不絕聲兮
潛水漿之未入念爾體之多病兮又春寒之尚慄竟袒跣而
弗顧兮大勉思遺體之當惜爾昆弟之克相兮一哀之乎家
禮尋盡湔夫末失兮庸苟悅乎里耳哀與禮之兼至今斯昔
賢之所韙吾遂无能贊一辭兮惟低徊留之不能已嗟孰非
人子兮展羣士之儀軌吾更感爾涓陽之言兮曰貴始終之

能一也宣聖猶啼其何有兮詎吾儕之易力也惟戒懼之无
間湏臾兮夫庶乎其罔失也禮曰敬為上兮哀次之吾初疑
其言兮盖今始知勉惟古訓兮念茲在茲嗟我仲木兮痛如
何其

引

菴茂堂次集小引 丙戌

粵自莫春厥興初集為期一十三日尋詩四十一篇而自四月以來同人星散百日之內劇盜雲橫長嘆太叔之寬咸軫季康之患无何患與人共而病維予纏自夏徂秋支筇伏枕生人之趣愁慘无驩載及新涼眷游舊館悵撫今而追昔疑沉夢之微醒未免悲傷還相慰勞雖樂正自慚乎傷足沈猶不戒乎員躬

元注余股為盜所傷而微爾二雅俱被慘掠

而欲爾遠旋布帆无恙

鄙人久病皮囊尚全對面青山傾心白社每夫一時之樂也

頃者全志有十旬之約翹首待九日之遊

元注石渠夢尋諸
元丙三月前即約

登而五夜風雷連朝霽雨悼嘆不已咏歌繼之次集之興權
與于此矣雖瑕瑜之互見各情志之所宣春咏方酣風斲嚶
嚶之鳥秋吟伊始聲悽唧唧之蛩聊綴微言用弁佳什云耳

揭

投太府劉公揭

竊惟杭城之變无大於火數年來之火无甚于今項自昭慶
失火殿廡燼灰而全日被災者聞尚有數處自該城中又每
日告火災變相尋可云至矣然生攷之天意推之人事倡尚
有未可知者是呂復究而論之竊聞上古燧人之世察辰心
而出火盖心者天之大火而辰與戌者火之二墓也是以季
春心昏見于辰而出火季秋心昏見于戌而納火卯又為心
之明堂心至是而火太盛是以仲春禁火戒其盛也周制每

歲仲春命司烜氏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由是觀之火之宜防莫斯時為甚矣左傳夏五月心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為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夫周之五月即今之三月也融風東北風也東方屬木木能生火故曰火之始也今二月二十五日丙子大風又清明已過名為二月實已三月節則與史書所載適相合矣幸是日北風大東風小其勢稍緩或可无慮然與信无寧信其有此天意之未可知者也往時過昭慶竊見寺僧潑橫无該人理彘酒冒色一漁利无窮謂非有人禍必有天災而

杭城風俗士女淫侈吏民刁頑皆足召殃今皆驗矣然生觀之尚恬不知怪且又甚焉夫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呂知陳許之先亡令域內外軍民遇有火發即乘機搶擄名為撲火其實利之火家畏劫甚於畏燒可謂撲火乎豪室大家飲酒食肉頑不知省西湖樓舫選伎徵歌晝夜不輟元昇平時可謂弔災乎此人事之未可知者也然竊謂天意微渺未敢深論至於人事明白易曉宜稍知悛改伏乞明諭士大夫渝心易行以謹時變嚴敕市肆斷屠禁沽限日期日或半月或一月絕火災方許開戒榜示錢塘湧金兩門船戶除檢船

外其餘大小一不許開蕪之太宗師躬先節儉惕厲脩省期
在必遵天或悔禍而蘓此一方民乎又頻日報火人情洵懼
慮有奸慝乘時擄發故子產火政域下之人伍列登域以備
奸也生又謂宜傳戒各門時啓閉謹鎖鑰此又杜患防微之
一事也而生又有所陳者寧人自長安倉來皆言旗軍之驕
橫无异往歲而多方勒詐將又甚之生聞之且駭且懼前者
蒙太宗師躬臨兌所設法均平軍民悅服右衛運船遵法先
兌糧里耆弱驩呼動天曾幾何時而衛官旗軍增立名色法
外苛求糧長不堪富者倒囊析產立時貧窶貧者賣兒鬻妻

累及周親而曾父母不尋已慰諭糧長曰旗軍每年運兌誠為艱繁糧長十歲一輪何惜浮費誠可謂苦心調停者矣豈知一輪而一家破則冊滿而十家俱破矣故不越十年而海寧之民俱盡矣推之一郡推之全浙推之天下大不越十年而哀哀窮黎夫必皆盡矣豈長世守民之所忍言與且旗軍支兌果若艱繁誠為可念然生尚向往海鹽遇一指揮官與生有舊生問其押運頗煩苦否渠云某往年曾一押運獲常例金一百兩今其利十倍矣一官與某同衛且又該某止以押運二次獲金二千餘兩即以此金營謀尋先出衛時事如

此天下焉得太平乎夫祖宗立法豈不念官軍運米征途勞苦其費不貲而止於九升七合者以為費如是已足也今太宗師準情立法均定程式已不啻數倍祖宗之制而諸衛官軍延揆後兌者朋比為奸揜端指詐名為遵約又十倍于太宗師所限額數矣吸良民之膏血恣貪弁之營賄可不為寒心哉要其弊實由保家指官勒詐科派窮民呂充私橐故保家不使旗軍驕橫則无呂行其奸旗軍不專保家指縱則不敢逞其惡表裏肆毒為害多年察其流弊於今為甚伏懇敕一敏幹吏至長安倉密訪擒其尤惡者數人嚴刑懲治庶幾

舉一警百一邊嚴敕運船官軍照右衛出兌毋尋妄生支節
額外誅求明知空言无益然倘尋稍寬萬分之一即窮民受
一分之賜况右衛既遵法先兌則餘衛自可循例豈太宗師
之令可行于右衛而不可行於他衛乎此尤事理之易曉者
故敢瀝血上陳伏懇詳實施行

投當事揭

癸卯日記八月初五日庚子擬投當事揭言水利莖埋二事是日始屬稿

揭為懇恩拯極愚俗以蘇民困事竊惟天降下民作之君師故明主勤民即所以敬天賢臣勤民即所以忠主上之人无利害呂斯民之利害為利害而已生敢陳民困之最大且亟者二端一曰水利之不講也二曰莖埋之无制也自順治十八年大旱至康熙元年二年无歲不早高鄉尤極危苦窮民游饑流離滿道雖曰天時與地勢實制之豈非人事之不脩呂至此乎浙省財賦首推嘉湖次惟杭郡杭嘗患旱湖嘗患潦濬築之功所當歲講昔明太祖使康茂才為營田使諭之

揭

曰營田專掌水利務在蓄洩尋宜俾高无患卑不病潦大
哉王言豈非天地之所不及哉成輔相必藉人工故為民設
官縣有水利衙府有水利廳司有水利道既居其名宜責其
實古於水利无歲不講无時不講今數十年不講矣欲民之
无凶饑不可尋也及今開治萬難再緩議者必曰往時歲歲
開濬水利通達民猶畏難况今河工久曠談何容易事非不
然也辟之人身方當少壯之時有小疾病不及時醫治恃其
血氣彊盛猶可支吾一旦血氣就衰病證百出更不醫治死
亡立至初病時止一二劑可療日久病深決非數十劑不效

然夫何可畏難而終棄之也方今東南待澤之民情勢危急
何旨異此若更遷延不翅索于枯魚之肆矣愚民不可與慮
始可與樂成苟失其道雖易成難苟具其道雖難成易難易
之形不在所治之事而在治之之人高之治水行所无事具
其道故也生海寧人也請專言海寧之水利又海寧城東人
也請專言城東之水利上河則自海寧城東至黃灣六十里
曰捍海塘直通杭城之新河壩古之運鹽河也父老相傳不
通者已六七十年矣下河則自海寧城東至袁花五十里曰
袁花塘自海寧城北至郭店十里曰郭店塘自郭店東至峽

石四十里曰峽石塘又袁花塘少北二里許曰萍江塘大自海寧通袁花者謂之後塘前塘最淺最先涸後塘稍深遲五日大涸峽石塘最深濶遲十日大涸前者不暇追論近三年間河底盡生塵矣則三塘開濬先後深淺之次第從可知矣捍海塘不時可開下河三塘須稍俟水退方可開亟開經河而支河隨之生又海寧之廿七都人也請專言廿七都支河之水利生所居曰鳳岡現又西一里曰倪家堰又西二里曰陸漢現又西一里曰戚姪堰又西二里曰湯家現今皆名存而實亡夫曰堰曰現皆所引隄水而分上下河者也鄉民貧

一時之利開運薪米豈知水通則甗麥其利水竭則先受其害乎蓋地勢高下有不尋不分為上下河者順之則易為力逆之則難為功皆由捍海塘塞先截上河之源故愚民偷就下河以規一日之利而貽无窮之害者也捍海塘開則諸規可盡復其故高者堰之以就上河卑者濬之以通下河而沿海數十萬飢民昏懷樂土矣由生一都之支河以推之東諸鄉由城東推之城西由海寧推之全浙地形水道通塞利病宜皆有可言者桐鄉張履祥有致石門受人書言海寧桐鄉石門三縣水利甚有原委竝錄呈上愚生竊計開河工費別

元搭處勢惟責之產戶產戶責之佃戶若通里計田照畝派
工按工除租則費不待徵而足工不待鳩而集矣其法每河
一里為一牌之長一人督之通計兩岸車水田及住居桑園
共若干畝畫一派工則勞逸均矣若但就邊河田地之丈尺
以責工則南東之畝長短廣狹之不均有不翅數十倍者有
畝多而短狹至不盈丈有畝少而廣長至數十丈或有實從
河起水之田至數十畝而外无一畝邊河者人任其勞而我
獨受其利豈情也哉逸者太逸勞者太勞而怨生矣故須總
計一里之內之田合同派工乃為公普大約每河一里不過

一百八十丈海寧河每丈不過四五工支河丈不過三二工
經河每里不過田四百畝支河不過二百畝故畝三四工而
足矣五工而極矣除租之法如秋開則除冬租冬開除來年
夏租无夏租者即除來冬之租盖責取現糧雖富戶亦難猝
辦扣除該課雖貧人何說之辭故業戶无措費之艱勞民无
虛役之怨計无便于此者每工約除租四升若業戶現發減
四之一明著為令聽民自便酬工雖薄然業戶之役佃戶亦
猶公家之役業戶也皆其分內之事无可推委故量給飯米
民已樂從不過畝損租一二斗而已大工成矣回視大荒之

年元粒租而賠糧者利害尚何如也况功成歲稔永元水旱之災業戶不苦賠糧佃戶不苦賠租費一償百何憚而久不為此彼愚民所畏者目前之勞困耳嘗見勤農貪取河土以益桑田雖不奉開河之令每遇水乾爭先挑掘故上農所佃之田必稔其所車庠之水必深蓋下以擴河渠即上以美土疆田畀新土不糞而肥生植加倍故雖勞不恤即就目前而論適使人人收上農之利實呂益之非厲之矣畏難苟安惰民之偷風不可長也惟天堯至仁大勇斷然必行不顧一時之安而遺百年之利誠萬世一時也乞嚴行各屬相度地勢

豫定規程立冊編號各有分責一遇水涸立刻興工諸方並
舉有不如令者以法隨之警一懲百功不煩時而集矣抑生
居高鄉所言皆疏濬之事聞湖州府歸烏一帶低田隄防漸
圯近幸連歲大旱彼獲大稔一日患水胥為巨浸可為寒心
鑿卑增高功宜並舉國家財力仰給東南民足則稅易供猶
心國計者不可不亟加之意也生又聞天地之大德曰生生
人之大寶曰土故孟子稱諸侯之寶首列土地誠重之也今
中田一畝歲出米麥豆三石以上腴田出四五石以上是一
夫之食也若夫桑麻瓜果之田歲出一二十金以上是數口

之糧也。今葬師鼓其妖說，輕破民田，壞族葬之古制，使人父子祖孫曾不尋同穴，每葬一棺，必博求良產，動廢數畝。其塋封開廣者，或至一二十畝。農民拱手不敢復業，可為大痛。今一邑之中，終歲舉葬者，不啻百家，歲廢千畝，是斂千人之食也。馴致百年，便廢數十萬畝矣。是斂億人之食也。大邑田不過百萬，小邑尚不足十萬。由今之道，元變今之俗，欲民之元饑不可尋也。先王之制，不以死傷生，故死必擇不食之地而葬。周禮族葬不限世數，子孫昭穆置穴地，盡斯止計三畝之墳，便可葬百棺，不惟省地之法，宜然而生同居者死同墳，實

天理人情之至百世不易之道也今妖師妄言禍福隔別天親惟圖厚利不顧民業仁人孝子莫克自主靡然從之良可哀矜古惟有罪者不尋入先人之兆令人子謀葬而先以舉人處其親可乎聞之家和則福生故九世同居古稱義門生死一理焉有屬毛雜裏之親必不容同墓或隔越數里或隔數十里或至不可道里乖離不祥莫大于是尚何福之云乎甚有廣營福地屢葬屢遷顛越險阻終不成葬者每遷一墳輒棄地若干畝荒穢滿目畧不加恤廢塋既廣子孫窮乏賣妻鬻子不足賠糧貽累世之害斂萬民之業破傷皇土違逆

天心異端之禍无烈于此故凡百葬師天罰必重非及身流
落則子孫滅絕萬无一全此輩孽由己作雖萬死何惜其如
久貽天下蒼生之害何惟天臺神明洞徹素燭奸妄明彰告
戒喚醒癡愚嚴為限制不許出鄉遠葬近山葬山平陽拊葬
舊墳不許更造新墳即无舊墳可拊勒令豫定族葬之法以
初葬一穴為始祖其下點定昭穆位次世序葬不尋奈越
如是庶生業不致盡廢而斯民蒙業矣葬固宜合九宜深源
入地丈以外深則必實礦內棺外用灰土實築之不啻罅隙
實則氣固且不容水不虛陷深則久安葬法之善无過此者

今世俗皆惑于墓師之說謂深則有水苟為淺墓淺墓不已
漸且培土高墓名雖為墓實同暴露每見風雨摧殘不出數
年便已攤塌毀蟻堙穴以飽蟲獸乞人掘蛇獵人掘攢動
遭開發子孫熟視无可如何縱立時收拚而棺骸殘毀冤痛
曷伸覆轍相仍莫之懲改此皆習俗之迷風水之惑也實則
雖深墓无水空則雖淺墓猶有水事理易明曾不覺悟况盛
必有衰世變滄桑墳壙侵毀雖明德之後有必不能免者惟
深則泉下之骨尚可獲全仁人孝子為先骸計長久可不是
務乎乞天臺大申憲令痛懲淺墓使愚俗為之一變雖西伯

之澤枯骨何足加茲此皆關係生民大故不敢不痛切上陳
惟上帝好生惟天臺嘿體上帝好生之心二事兼行則道贊
天地功同稷禹將仁風遠被九土膏效豈獨東海數十里之
民歌思无斁而已生老病鍾行將就木不宜尚有陳請然
竊自念半體偏廢猶如此困苦况百萬生民之疾苦乎恭遇
天臺之明德而有懷莫告不惟負天臺大自負其心矣故敢
力疾具揭干瀆嚴戒倘不遺愚者之一見見之施行則某雖
死之日猶生之年如其言之非是某雖老病不敢倖逃斧鉞
以明正妄言之臯謹席藁待命以陳

呈詞

呈學請削籍詞

呈為懇息除藉以全愚劣事切某以至愚極陋之質當衰老
多病之年久忝宮牆兼靡廩餼聞之食必稱其事斯受之者
安實不媿於名故持之而久今某稊遭病廢手不習制舉之
書幸遇賓興足不赴貢科之試然猶序列附增之上歲叨鐘
石之糧惰慢不恭貪頑已甚貪固當黜情亦當褫兼之迂戇
性成過累山積真師門之敗類允 聖世之廢人乞還野人
之衣敬讓賢者之路伏惟師臺無私秉鑑以德愛人益賢否

智愚原不齊之物性則栽培傾覆均至厚之天恩懇申學憲
永削儒籍俾出入息相忘帝力之宏即夏誦春弦亦咏王
仁之浩庶衿袂之無媿尤衰病之所宜安全實多感佩何量

疏

衆議建吳磊菴先生祠疏

嗚呼士有聞先生之所以死而不泣然流涕者乎有讀先生之遺文而不泣然流涕者乎有途見先生之歸櫬而不泣然流涕者乎有之必无人心者而後可夫惟痛之甚思之深則必有以寄其痛之思之之心而祠而祀之於是不可已也夫先生之盛德先生之高風愚夫婦之所震驚而菴誦士大夫之所欷嗟而竊嘆者而先生猶皇皇然負臯引憲若雖死而无以自容嗚呼人之度量相越不甚遠哉惟其有不死而不

媿者是以有雖死而猶媿者世教衰人心喪苟反先生之所為而為之其情狀又何究詰耶死之去不死什伯矣不死而逃歸去不死而從賊什伯矣不死而從賊賊敗而歸歸而就司敗以死與從賊而歸歸而畏死復逃不走虜則走寇者又什伯矣從賊而歸而畏死復逃與從賊而歸醜顏士君子之林更有營復故官晏然高爵厚祿无慙者又什伯矣不幸而遇難不能死而從賊而歸復為大官與幸而不生在死之列身名俱全遭會際遇赫然為中興之臣復不鑒前人之為而所為之不肖又有過于前人者又什伯矣人情益习世變益

繁宜乎羣心之共憤而思先生之愈深也嗚呼國破君亡大
仇未復雖祠而祀之先生其歆之乎豈惟先生凡古之聖賢
死而祠之者皆不欲也孔子之聖也春秋之天下未能治而
死孟子之賢也戰國之天下未能治而死與夫古來之忠臣
烈士死於不可復為而義不能復生者是其身雖死而其心
皆有所歆然者也天下後世羣思其德而祠之豈其心之所
欲乎然卒无以辭天下後世之思其德而祠之者何也人之
所以不死心而已矣心之所以不死安與不安而已國破而
先生不死則先生之心不安先生死而祀典未備則衆人之

心尤不安故先生之死非衆之所欲也當先生之欲死而衆人不能強之不死則衆議建祠夫非先生之所欲也當衆人欲建而先生又能強之使不建乎先生行先生之志衆人行衆人之志皆以求乎心之所安而已嗟乎使天下之人有心而皆知所不安知所不安而皆思所以安之天下奚患不治先皇帝之變吾浙之死事者六人西泠有祠矣然既使湖山生色而先生桑梓之里未有專祠於是邑之士大夫共謀擇地祀之義聲一唱遐邇響應又奚俟余言之贅乎竊恐好義者之多而无所稽也故為分簿以記之而并告以衆人所欲

建之意如此

疏

吳三

養霞軒鈔本

答問

金剛會問

吾爰祝夢尋之死吾驚往哭之而不知其所以也夢尋小我一歲又未有子何以遽死其貌厚而神清其人慷慨好義急士之窮而忘己之窮其詩文雄古超忽駸駸乎如春草之方怒生而未竟法皆不宜死而何以遽死或曰非惟然也近更好善而皈釋氏受金剛經與宗人之好善者日為金剛經會朝唵唵不輟夢尋實始之益不宜死而何以遽死某俯首嘆曰嗟乎惜哉此吾夢尋之所以死也昔吾未見有儒而誦經

念佛者也有之必老而垂死者也而夢尋以壯年為之豈非傳之所謂耄及者乎今夢尋死而諸君子之在金剛會者猶守夢尋之教不衰夫釋氏皆父母所生之子而逃之空門背天理滅人倫吾无暇責其為書孰非及經害道之言夫无暇辨即曰經言皆善乎然彼之所謂經非吾之所謂經也經常也吾之所謂經者孝養父母子之經也恭事兄長弟之經也教子讀書為善以身先之父兄之經也儉勤治家之經也嚴緝家人勿令生事厚恤其衣食主父之經也緩急相周維持匡拯者親親及及之經也雖雖肅肅不寬不嚴門內之經也

謙以收身仁能及物知己過不言人過涉世之經也由此推之農夫有農之經商賈夫有商賈之經以至星盤相卜與夫百工技藝之人莫不各有經焉苟能守而勿失於吾之所謂經者一无憾于心其為金剛也多矣若其不然雖日夜誦之何益今諸君子或者於吾儒之道猶有所未盡焉而又竄而之釋竄而之釋未必真能釋也而已自昧于儒不恆之羞或承之羞矣且所謂金剛經者不過佛書之一也猶之大學中庸者不過儒書之一也雖聖人之言同歸一致一經可通衆經然既號為釋氏必能徧誦楞嚴法華諸大部藏經識其指

歸而後謂之真釋猶之為儒者必能徧讀四書五經性理通
鑑左國子史及秦漢以來之文而後謂之真儒借有市人之
子偶能誦習大學中庸便翫然自號為儒者則諸儒必笑之
矣今諸君子之嘷嘷于是經也又尋无為諸釋子所笑乎或
曰往夢尋苦无子今雖死不數月而生子无夫金剛經之力
歟余曰不然佛以空為教者也金剛經雖數千百言而大指
不離乎空誦而尋子豈空也哉吾夫子之教曰有夫婦然後
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從夫子之
教所以生生不息也而佛氏一切空之苟從其教人道絕矣

何能生子夢尋之有子非誦金剛之力也然乎否乎祝之諸
君子在金剛會者皆與余有平生之好因於或人之嘆夢尋
而不能無疑于諸君子之是會也敬書以問

答龕化疑問

丙甲

董思東以其父龕化之約為疑遺書而問陳子陳子曰微子之問吾固將爭之善矣吾子之及此也是孝之大者也由達者之心則百年同盡生可也死可也死而或裸焉或火焉夫无不可也由孝子之心則千秋无窮生欲其无窮也故為之隆其養死夫欲其无窮也故為之固其藏故有形之累非獨死也夫生形之累多矣死则无累矣矣惡此僅存之皮骨而立銷鑠之使不留豪髮乎今惡生形之累而属其子勿復進膳須餓而死耳人子其聽之乎則親命之不能盡從夫可推

矣夫人有生必有死死終化為朽壤此自然之理何容私意
于其間故生鮮百年之軀死鮮百年之骸而愚夫罔識樂生
惡死生欲求東海之神死欲錮南山之銅固宜見笑于達人
設戒于來祀也而賢知之過又欲反之生期速死死期速朽
不知欲遲欲速俱違自然之理由君子觀之二家之見悉屬

私意同歸愚妄耳復何是非高下之可言哉

元本此下注云
志臣死忠孝子

死孝正是自然之理非速死之謂當死
不死便是怖死所謂私意所謂愚妄也

若夫不怖死夫不求

速死不辭朽夫不求速朽斯則情順自然聖王之教故生則
有飲食宮室之奉死則有衣衾棺槨之備皆視吾力之厚薄

以為隆殺不強以力之所難為夫无靳于力之所優為誠道
情循理之至也今惡死者之不速化而加火焉是无異憂生
者之不速死而加刃也曾路人之勿忍而况吾親乎曾暴人
之弗忍而况孝子乎彼佛氏雖以无生為教夫未聞于生者
而加刃而獨于死者加火是貴生而賤死者也是以生死二
其心也嗟乎此夸虜之道固然其无足恠盖生死一也烧死
親曾何異于烧生親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按律赫烧親尸與
拋棄水中同臯明禁昭然而氓之蚩蚩屢犯不悔確嘗為之
痛心疾首而况讀書知禮之士乎哉五刑之慘不及于火盖

雖殺其身而尚留其骸以存仁也焚尸揚灰間有行之此毒
痛之至法外之刑而以施于罔極之親乎身也者父母之遺
體也且非己之身毀也而謂為人子者身而毀諸既身陷于
不孝而又以不孝遺親是邀二辜也雖人焚之无異于己焚
之今父母无故欲死而使在旁者攢刃而殺之而其子熟視
而不一救而曰此父母之意且非吾殺之也可乎哉然則終
何以解違約之辜曰吾聞子以納親于道為孝不聞以從令
為孝也觀父母之必不忍化王父母則我之不忍化我父母
乃所以從親也奚違之與有樊遲問无違之孝子曰生事之

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是為知不違之所以為違而違
之所以為不違也且古人遇大事必有相凡禮皆相者主之
而人子无預焉雖違之是相違之也子何臯子知有父命而
已相知有禮而已命有禮則從父无禮則從相所以全孝也

答有意問

乙亥

或云子誅釋氏以有意二字盡之矣曰未也苟合於道雖有意可也苟畔於道雖无意不可也佛氏直是畔道者但吾遽以非道責之彼必不服故只云有意是私耳單重无意又是彼教魔頭

乾初先生遺集卷十六

海寧陳確著

族元孫敬璋編校

東帖

東同志

元本作粘薄翠山齋二紙下同

吾鄙于儒釋之辨出處之界每津津言之不置自今思之悉是臯過吾勸諸君慎莫攻釋且反求其所以異乎釋者慎莫呵出且反求其所以異于出者倘名雖為儒而於人倫事物往往脫畧是與于禪者也名雖為處而于浮情客氣未盡澗除是與于出者也能元懼乎吾讀從吾道人集至異端多矣

奚必西方哉痛斯言也至入於骨髓夫倍於道之為異端則
吾輩生平豈能事事皆合于道時時皆合于道凡吾儕一念
之私一言之妄一行之錯真異端之尤者而愆過日積又豈
止一言行而已哉躬為異端之首而孜孜釋氏之攻是无
異以暴伐暴以蠻夸攻蠻夸其負固而不服也固已宜矣

示友帖

八月廿三日桐鄉張考夫來弔祝開美致石灰二百觔以開美之未葬也謂吾相知中近來行弔率用此禮弔尸則致含殮之具殮後則致葬具如帛錠元蓋之物不用久矣其法甚善吾輩宜倣而行之又數日前老友董昭逸過我伯兄問疾致一金買參伯兄固不使僕以為於義可受也此等饋遺最是天理上事特今人罕能行之反以為過情耳推此意而廣之則凡吾輩之所以處親戚鄉里度吾力之所能為與吾情之必不可已者而竭勉以將之必有其道矣况至親乎居常

見童昭逸兄弟於貧親成喪賻贈極厚最可師法今人家无
故會客致損數金或數十金浮文妄費如此等類不可枚舉
人苟能于此等无益之費事事裁省以赴寤親友之急不其
綽然耶自喪亂以後人民大困兼以頻年米貴終日不舉火
之家往往而有每一舉筋即為愴而尚何忍侈无窮之費而
忘寤親友之急難乎盖虛文日盛則實意漸衰若前所述張
董兩兄事皆是實意有裨禮教者故樂告我同志知之使吾
輩舉事能事事如此便是聖賢一路上人要當觸類旁通耳

寄諸同志

癸巳九月廿七日

吾輩於道未窺一二便覺世士之可笑一言一動了无是處則又安知彼聖賢者之眡吾輩不猶吾輩之眡世士耶我自不覺耳念此使人驚怖辟如三等秀才方指摘五六等之文以為笑樂而不知一二等者之復羣然而笑己也然使向者歸胡諸君子復生則雖今之所謂超等特等之文而大盡可笑矣學問无窮一味反求但知己之可涕而何暇知人之可笑耶此孟子所以汲汲致恫于鄉人而嘆絕于大舜者也

寄諸同志

吾輩之絕意進取本是極尋常事而自世俗觀之則以為奇
必有非議之者夫俗人非議曾何足恤所可恤者恐未免有
非議之實耳苟知恤之則莫若自立自立之法在于不自恕
體道未切日用飲食事事有過而恬然不知媿耻不知懲改
良可嘆也諸子試反之平日立身行己果有以异于世俗乎
无异乎何嘿嘿也非惟无异且儘有不如世俗處世俗人能
勤儉作家而吾輩或不如世俗人能發憤讀書作文以圖進
取其心反有所用而吾輩或不如又細推之所不如尚多積

此數不如而為所非議孰曰不宜謂世俗之曾何足恤吾不
敢也如大辛久負欺父之辜不知改正即此一事便不可為
子不可為人今雖說明尚宜深自怨艾何以久從事學道而
尚有此通天大過以此自責便不暇責人前晤所言疊疊但
知責人吾所以深不取也大辛能无不足之時乎能償入金
所約不失時日乎能必紋銀而无折色乎能背該發話人无
過當乎不能則自責不暇而何以責人之詳且細也故因自
立不自恕之說而又為大辛暢言之要之病痛人人自有不
獨大辛各須悟為佳耳

寄諸同志

一人身上自有一人當為之事看尋要緊便須各自尋頭急
急為之不為所當為而徒呼朋講學空言過日於本身絕无
相干如欲爾莽事未舉既知其非便當急掇今日身上惟有
此事為重精神意思當悉專注于此他事悉可緩且自分為
臯人自不敢朝夕即安如從游宴會決不宜復與乃仍逍遙
自在如不察者不孝孰大焉朋友不以此事為重而力諫之
雖舉會糾過徒事虛文絕无實效不信孰大焉

寄諸同志

諸過皆從欲念起无欲即无過是以善學者不在隨處弭禁而在閒居慎獨慎獨之功要在太私今人動念无不為私心所蔽喜怒哀樂本各自有中則一以私心處之便多偏駁即如文字妍媸平心以觀无不立辨一視其姓名則必以平日毀譽為轉移凡此皆成心未破私之至也

諸子既當以慎獨為心尤須時時驗之實事相會氣象月有不同乃妙不然日史紀過總虛文也性情各有不同各因其不足處為救治自知病根所在須用一番堅忍力痛除之務

使其舊習勿復見然後謂之能改過入道耳飲食小事節之
最難夫由力不堅也吾每飯初進數口必白下不用佐始習
覺勉強久漸安之不為苦即此推之凡事皆然矣

寄諸同志

讀書事大令人一言一動无有是處只緣不曾讀書能讀書
乃能處世安危治亂无適不可反是則動成窒碍深心讀書
自覺自家不是不讀書人雖有過差惘然不覺也讀書人自
有文章非今之所為文章也若今之文章秀屬无用不足學
也

黏客座

甲午元旦

確以夙以疎頑猥積罪過衰老知悔欲漸懲改又自以當局之迷未若旁觀之鏡所望仁人君子閔其无知以確過差面相傾告其或下愚之性終迷不悟則至于再至于三至于微色發聲而不舍予焉真恩同生我矣謹禱

補東近思叔 丙申

病人無寐輒妄擬壽屏詩共得十一首附正大方病已寢酣
便不能復作想須名手亦無俟此彘彘者為也凡壽詩固以
切於壽者為佳尤以切於壽壽者為更佳數詩如魯叔白首
篇吾叔多男篇洎確兄弟三篇俱似不可移易但不佳耳餘
篇亦屬通套惟高明去取但諸詩皆述目前盛事獨確詩最
詳中丞公勤苦邊疆一段公案似為不合時空然在太夫人
身上似亦不可少此一段古話而次篇尤失之太率以欲自
任其咎故不復求工叔如以為非空竟從刪削可也確於太

夫人實有私感藏之中心垂三十年所以不辭縷縷然終以
未能達其萬一為恨吾叔何不試一揮豪思緒既出數篇之
後直如破竹耳以吾叔之材燕列肺腑必能直抒至情發揚
盛美空勝悠悠之口萬萬也且聞于厚兄弟夫皆能手相為
鼓發必有餘什奚藉他人且恐摭撫浮言不足以光此盛舉
故欲吾叔更慮之餘再候面盡

補

書示子強弟

癸卯八月二十三日 韓愈家傳 吳永字子強 做真公元輝孫海監庠生

癸卯之夏子強弟遺我一箋屬作行書會余有老疾方就鑿
破山歸而創甚久未能捉筆子強屢書來索不應今秋又將
暮矣勉圖所以慰子強者顧念子強少年工書駁駁入古人
之室而余書素拙又老病偃蹇筆力日退其何足以慰子強
況子強之先數世皆稱書聖家藏古名人墨蹟極富子強既
得家學益參以古人之法空吾書之日遜子強也然吾夙企
子強之家學淵源雖嘗擅書名而不止以書名若我叔祖翰
林公之博學淵脩我叔父太學公之怡心儉德皆澆俗之儀

型子強其進而學之益參以古聖賢之家法則我之不逮子強又將不止於書已也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考亭又善言之曰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則自強而不息矣真能自強則舉天下之強者無以過之矣況余之老朽乎吾書既無以慰子強斯言也或乃所以慰子強者也

辭慶生帖

癸卯九月初四日

吾春初尚不忍言壽况今敢言生乎貞觀有云哀哀父母生
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辰更為宴樂此真學者之言也夫以
天子之尊四海之富且不忍言慶生今以賤貧之萌庶而肆
然為之愚鄙无理莫此之甚僕屢形言議想明德君子皆已
見察猶恐未能徧孚故復申此言吾聞君子成人之美不成
人之惡吾平生无它長惟不慶生一事庶幾近理望諸君子
樂成之也

元任以汝納微言及此之故書此已而汝納言甲申三月之變盛稱其友慷慨不食憤不欲生之義

予謂子既以不欲生為義則今日慶生之非義愈可知矣汝納唯唯

補
辭族正帖 甲辰元旦

確老病支離日月彌甚有心無力不任驅馳拜告祖祠敬辭
族正自甲辰元日始凡有族議勿復相聞嗟乎確之不德一
二子婦莫肯率教不能正家焉能正族孟子有言身不行道
不行於妻子其又能以偏僻之性羸病之身強預人事上員
祖宗下慙族黨乎所謂不識人間羞耻者也敢因殘疾澀悃
告辭

書示仲兒

端莊靜慎者望而知為學人慢易輕誕者望而知為草野市井人汝舉止言動多不循禮吾甚憂之况年漸長大今又成昏可不戒哉今更名汝曰翼字曰敬之敬于父母則孝順敬于夫婦則肅和敬于兄弟則友愛敬于朋友則麗益敬于僮婢則送令敬于一切世俗則无辱敬于言則不妄敬于事則有成敬于講誦則有尋敬于作書臨文則法日進記曰无不敬盡之矣能敬之人時時見尋自己不是不敬之人時時見尋自己是故中庸言君子能戒懼而已矣其言小人无忌憚

而已矣汝欲為小人耶吾元所復責于汝將為君子耶可不
於吾言加之意哉其朝夕省之毋忽

示仲兒

癸卯六月十日

吾嘗以細心克己教汝兄於汝尤切大克大賢小克小賢全不克是愚不肖賢不肖之攸分克己不克己之間而已惟自甘不肖者直無可如何耳以顏子純粹之姿空無己之可克乃夫子惟以此為教顏子惟以此為學怒與過是己不遷貳是克乃所以為好學也夫子稱之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今學者萬萬不及顏子而自謂無不善非下愚而何凡汝生平過惡吾言之屢屢豪不見改大病只一自是不肯克己不克己又由心不細而今能一變粗放之習恭嘿深

思搜求已過自然日新月異到底有受用處不然則終于愚
不肖之歸而已汝自墮落於我何有哉

書示兩兒 庚子

讀書不能身體力行便是不曾讀書只慎言語節飲食六字
吾嘗諄諄致戒未能奉行一字否不用父言便是忤逆不孝
尚何學問之可言乎吾素不喜浮華只驗而等於日用動靜
間有一分敬慎意思便是學力進步處吾便一開顏不然雖
學成揚名非吾好也今姑摘而等習氣之最不易變者設戒
數條如左有未盡者以類推之吾衰病氣虛不能多言以筆
代口服膺充耳則惟爾之以賢不肖於我何有哉

凡聽言須詳審毋恍惚致思別事

勿輕信輕諾易喜易怒

胸中自有是非勿遽與人辨駁

凡作事須從容細密事事有條理勿鹵莽粗疎有初鮮終
雖行善事須斟酌量力稱情當理勿動于浮氣好名徇情
勿留諾不行

自書籍衣服以至百物无大小悉須收整停當并時戒內
一人

錢財出入纖悉登記明白吾素懶上帳最是敗德不可學
一也

切勿容易借債吾每承親知緩急稍覺出于輕滑非愛我者寧縮己毋求人極是无敵之道兒能以我為戒方是真能立志者

勿高聲呵怒妻子僕致聲聞吾耳雖吾不在家亦然

有客在坐翼兒不尋參論詩文及議他事雖吾不在前大
然此未是兒事也

未兒過舊居不許與諸孫着棋及諸戲至他處亦然陶士
行云此牧猪奴戲耳志學之士聞此言有不惕然者非
夫也

未兒即日要立志年十七矣此時不立志向更待何時
能立志則諸病悉除更不待吾言之贅矣少壯幾時忽
成老大終身大事須自打算之日始思吾言何可及也

婦喪中示翼兒

庚寅

而母病中嘗謂我云吾平時為子作家不暇脩行吾歿子宜

為我多作好事我不之許

一本作吾不許我不辭

今而母歿矣吾思吾

生平未嘗敢作不好事今尤當為而母慎之即是為而母作

好事更不解何以作好事但願吾兒吾媳善居喪盡哀盡禮

苦寢蔬食以報三年之愛所為好事无過于此又能為我敬

養祖母善撫幼弟

一本此下有云敬侍諸親知賓客下能善御僕婢

克勤克儉男不

失學女不失績以母貽而母泉下之憂其為好事多矣如其

不然

一本作未能

彼酒肉僧道安能代爾作好事耶

吾昔年居父喪無禮至今以為深痛故每至忌月輒斷腥食
猶自以未能少解萬一之臯兒宜重以為戒失今不慎後悔
无及孟子曰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
必也親喪乎子曰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聖賢之言
真足使人百省

近見吾兒居喪无大悖禮處乃是好消息但是發於哀痛之
本心自然而然乎抑未能无勉强乎季孫曰勉而為瘠則吾
能故瘠非難以情居瘠為難樂正子春曰自吾母而不尋吾
情吾烏乎用吾情吾素出外又家貧乏僮婢外內之事一切

皆而母躬之乳汝衣食汝請先生教汝昏汝辛苦百倍之人
非而母也是爾之僕婢也死其死矣子完日雖有孝思欲稍
盡一日之養豈可尋乎以此思哀哀可知矣苟如是則自然
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而无待於勉強者矣盡禮不
盡禮人禽之別也盡禮之誠不誠大人禽之別也兒試一體
察之

示兒帖 行末

善乎昭烈之詔子曰勿以善小而為勿以惡小而為之子
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又多乎哉世俗於新歲爭放炮吾
少時大好之至自中其手手為之裂猶不知改宗禎丙子來
遷於楊獨鄰老楊連城寂然無聲心竊善之謂無益有損
之事無過於此自此遂絕不放炮雖昏喪大事皆不用炮蓋
昉諸此也癸未八月從祝子開美東遊見其於先人忌月不
用酒肉吾謂古人有忌日無忌月非禮也開美曰追補喪禮
之闕也吾輒愀然念管居先人之喪猥多違疚因而忌月者

積十八年表兄丁仲長喪妻不用浮屠羣以為非而予獨心
善之吾家喪禮不用浮屠自母兄而下凡七喪矣實本之仲
長兄非自吾家始也老僧曇雲嘗謂我飯須連進三口然後
用菜子習之三十餘年甚有味蓋三口而後雖終飯不用菜
可矣此我所獨異于曇雲者然吾竊觀曇雲之自為飯未必
能常守此法也順治壬辰吳仲木嘗云象山陽明皆不廢圍
棋夫未是此言或為予也自此遂不着奕十四五年今老病
无聊間或一舉耳甲午冬以辨學稿質沈子朗斯朗斯云精
園文稿甚俗氣且乖虛受之理自此凡稿不復敢自如園點

丙申秋病中戲為宗貴作壽詩多夸毗之詞吳裒仲委書致
規自此絕不復妄諛壽予少時善遺物嘗一夏遺四五扇開
美私憂之余聞遂稍自收輯至一扇用四五夏不忍棄也人
耻惡衣食吾深耻美衣食昔許同生先生嘗見一藩司兩人
以同籍相尋藩揭敝袴示許曰吾生平不着絹袴時許袴亦
舊布也夫揭示之曰吾似更敝也遂相大笑羣下无不咋舌
歸告吾儕猶幸不為此老所絀雖一衣一食可不慎乎余時
甫弱冠聞此言不覺爽然錫山高聲野先生極整潔每解衣
必手自折疊雖極敝折痕宛然洄塘徐道士質頗饒給每見

必穿一破布衣甚多懸結問其故曰與久習不忍棄去余布
衣大多三四十年者但病不能手自折耳前此未嘗不勤折
也語云上山禽虎易開口告人難此至痛之言先人嘗書此
十字於壁吾未嘗湏臾忘去冬以迫於時勢剋割截此居遂
致大困雖悔何追先訓之不可違如此吾先人德盛意所可
否嘗不煩詔告于女皆不言而喻今吾德固不迫前人而屢
詔不聽汝曹大豈真聖智耶於父言猶爾又何有於凡衆之
言吾所以瑣舉此等者蓋以事无微而可忽吾於人言凜凜
聽受尚白首无成况汝等才質未能勝我而每事予智自用

能无憤乎吾生平於人言无所違拒惟辨學辨性諸書恒與
時賢相左此要別有所見又關係重大故不敢苟同此豈而
輩所及邪凡事不可自謂已知吾自庚寅來論葬頗悉自以
元復遺理然未知淺葬之害至丁酉始著浹葬說又格於愚
迷未能改葬生平知而不改惟此一大事至今為痛兇曹有
能成吾志者此大孝也凡聽言擇善須先絕去自己私意使
心如明鏡之空乃能照物吾往年喪偶人皆勸吾再娶母心
尤切惟潘子去病蔡子養吾勸勿娶吾雖心善潘蔡然嘗欲
取妾者數矣而竟不果蓋兩端之言莫不有理苟吾意在娶

便以勸娶之言為尋理矣吾以為當吾之年處吾之世凡事作一退步法算然後尋宜此大令之士人審時度務一要訣也吾所以欲先正心於格致者正謂此也其它擇善而從觸事銘心者筆不能悉書見曹能神而明之觸類而長之庶可以寡過矣

又

吾病酷類伯兄殆難復愈又天稟遠不及兄而飲食更減且不敢望兄之久病况當求速愈乎每愛昭烈遺言謂人五十不為死吾年踰六十何所復恨惟以卿兄弟為念耳真至情之言每讀史為之感動人情孰不望子孫之賢非惟賢父為然雖至愚之父其心亦莫不然人謂堯舜獨疏其子不知堯舜之愛子更切於後人朱均自不省耳使禪不聽黃皓而奉帝言豈當有歸命之辱邪昭烈之訓曰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能體此兩言雖馴至聖賢不難是昭烈之言

不行于其子而行於天下萬世也大哉帝言可直接危微之
傳矣吾今年六十有四天之與我不為不厚病頸已六年去
冬始不安寢茲春加劇病者不解衣侍病者无交睫日進之
勢良難為繼縱久病如伯光夫不過四五年間事然何可尋
邪生死極平常事行將去汝家業極微无可貽後人者故貽
以昭烈二言小善小惡最易忽略凡人日用云為小小害道
自謂无妨不知此无妨二字種禍最毒今之自暴自棄下愚
不肖總只此无妨二字不知不覺積成大惡故古之君子克
勤小物非是務小遺大盖小者猶不可忽况大事乎二子皆

有為善之姿與為善之心但自是之病未除是己則非人種
毒非小又氣質粗浮忽畧微細故為三復昭烈之言易曰小
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
積而不可掩鼻大而不可解每讀易至此未嘗不驚魂動魄
心膽墮地也二子毋易吾言戒謹恐懼庶幾寡過慎小之道
悉數之雖優優三千未能終物舉其大指不過言行兩端慎
之又慎猶多錯誤况一不慎事何可言克己讓人苟全性命
何獨下士處亂世之法雖躬上聖而逢熙世何獨不然惟氓
之蚩蚩罔知畏懼耳吾襍言夫略本此意日夕觀省必有裨

益喪祭昏嫁悉以家約從事寧不及母過先公該私量入為
出切勿借債求人極難戒之戒之吾生不辰懷抱未展遂同
草木俱腐生平筆札紛紛了无足取惟論葬與世俗異論性
大學與諸儒異要為不失孔孟之旨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當
勤收輯多錄副本以待後學孟子不云乎子豈好辯哉予不
畀已也其它詩文无益于世者切勿多輯以誤後人少作詩
文夫是慎言中事汝兄弟九輕着筆所宜切戒浮文害道古
誌之矣又今日所慮有不止於害道者一字一句身家攸係
奈之何勿慎禮曰无不敬三字可括三千三百之旨并可括

千聖萬賢之旨豈惟昭烈二言哉書不盡言有未及者可悉
以此意推之

乾初先生遺集卷十七

海寧陳確著

族元孫敬璋編校

書後

書韓柳集後

東坡謂詩至杜工部書至顏魯公畫至吳道子天下之能事畢矣能事畢而衰生焉有味乎其言之非坡公何足以與此吾亦嘗曰古文至韓柳時文至黃蘊生天下之能事亦畢矣故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河圖洛書述者踰千萬年尚闡繹未盡而後人為文務極雄快不知已大失淳龐之意矣詩三

百篇有意无意可歌可舞漢魏呂宋尚有足觀中唐以後遂
靡靡不振何耶夫其所以盛也乃其所以衰也故文不可无
意意太盡則不厚不可无法法太備則不古知此者可以為
文可與論文矣嗚呼豈惟文哉

附論

杜律閱整古詩叙事愷切淋漓痛快殆過于李而其所以
不如李者或正在此柳文益矜峭奇古而辨難攻擊之才
或時勝韓而其所以不如韓者亦正在此

書祝開美師門問答後

弘光元年夏余友祝子開美病且劇又忿寇氛日迫自分不免於前六月十九招余過葆光居出一匝見屬皆劉先生手書及所論著也遭亂未暇錄出簡篇零亂懼有散軼欲先整而書之十月初四日避亂友人徐聖儀家因攜此從事計共二十五葉首初見問答語次別叙次手札次詩次襍論其手札及詩以年月先後為序凡雖殘闕多所未備而先生之惠教祝子與祝子奉教之誠大畧具于是凡三日而畢事以筆禿老艸不能工楷為惴惴嗚呼先生立朝前後所上不上百

疏皆廢其稿不存于五經諸子百家無不精究皆有所論述
莫肯一刊行此其僅見者蓋先生之學如洪鐘大叩之大應
小叩之小應確審侍坐竊聞論辨今古精義洋洋千萬言每
晝而坐論至昏夜不展股及退息一齋則終日不聞聲真子
所為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者耶乙酉之春開美渡
江而病故先生手札多論藥理其精晰俱子本作已非世醫所能

曉雖小道亦可以見先生之一斑矣

子本作亦足以見先生之學無所不該洽矣雖

小道三
字無

今先生與開美俱死國難而確獨隱忍苟活皇皇未

知所稅駕也悲夫

釋憲公更名在丁亥而是編錄于乙酉故
元本多書舊名今依吳氏定本改從今諱

書周選古印譜後

確少好作篆未成而罷罷三十餘年矣自更名以後夫絕不用名章選古嘗為余作二章章法極古竟置不復用今人濫用名章余不甚是之人亦以恠余夫各所見之异也古人翰墨不惟无圖記夫不輕著姓氏極為雅觀其有圖記者乃是珍藏家所用耳顧篆刻日廣篆學日衰選古慨然有起衰之志孳孳向余言篆學余進一淡字選古深然之夫才美者人之所以共好夫吾之所欲亟見也以亟欲自見之才求供衆人之好豈肯自留餘如是而能為淡者鮮矣古今人之不相及

正在見才不見才之間魏晉書法筆筆藏鋒迨乎唐宋悉皆
偏露李杜雖工詩要為不及靖節而今人之學陶者又未必
是陶也然則淡豈易言哉語云神奇之極化為平淡選古知
此則豈惟宸學可以進于道矣

書劬節朱母狀後

人言劬節母十九歸朱歲餘而夫所歸以二十歲之少婦稱
未亡人也則立節難覩孤子羸然多病弛之懼妨學急之又
恐增劇則立孤難孤死立後立而无爭爭而无墮其家業則
又難確曰以吾母之貞淑立節固裕耳即立孤難矣二十八
年中母之心血幾盡於孤然壽殀命也母夫惟人事之盡已
耳至於立後則人皆易也之往往任情棄取動貽後悔又古
人皆耻為後令人皆爭為後爭則所爭之業與為所爭之業
同盡而後已如是者蓋後先一轍率甘之而靡悔無論後而

未當者必爭後而當者夫爭豈惟婦人雖丈夫之權有力者及身而立後文之以律言制之以官府公之以戚族而率莫能免獨吾朱母不宿怨不踰次不棄孤言不惑浮議宜立者立之宜俟者俟之守正達權指顧略定不動聲色宗枋晏然何其裕也且人情勤苦不遑以振興其家業各有為也夫存為夫夫死則為其子孫朱母則何所為乎蓋非為其子孫為舅之子孫若是則逾難善乎我族父孚敬先生之狀母有曰婦德之貞之矢死靡它一節已足烏庸別論然碩人之節尤難於立業也其言似失輕重顧非乎叔不能為是言豈惟婦

人雖丈夫之克光前業者庸有幾彼不肖而博共飲酒以蕩其家者無論矣即賢有材者適遇世亂或遭家多難計无可如何材智无所用之夫不尋不紂于時勢致復其家者有矣識者皆能諒之曰人各有幸有不幸非其才之早也然於賢詰恭承前業之終不能无恨况婦人者豈易為力哉且母之時何時乎家既多故世復大亂盜賊蜂起孽孽萌生而鼠牙雀角又往往見告如江心漏舟東補西塞彌縫不暇卒能安危定傾風波不驚不惟无失故業又益增大則母之所養有賢於烈丈夫數等者立業尤難之語不信然哉確近歲夫依

姊氏姊素厚朱母時時向確言朱母事甚悉蓋吾姊所遭之不幸與朱母同其勉立家業大同故喜言朱母事也乎叔自言有事聞之碩人即无誤不聞即誤此若為確言之故感於叔之狀母而竊私論之 又曰異哉母家之多貞節也其娣張與其婦顧皆少嫠卓有志行與母相尋豈天之篤於朱門柳母之德有以風之而然與若夫霍山公之不補鄉賢劬節母之不求旌表其志較然後先輝映又未可為俗人道也

書潘烈婦碑文後

確十年前過硤山訪所親見紙屏上血書曰願終三年不飲酒不食肉不內寢問所親血書者何人也曰余同居表兄沈方憲為其父遠客死王事旅櫬未歸故也何業業布米元論其志行即其書豈米賈哉曰向固業儒因貧元以為養棄而業賈于是確胸中遂時時有一沈方憲嘗竊從硤之長老忝察其日用益知方憲不獨志行篤實能精勤慎密以振起其家業既為死父盡償夙負益以其餘孝養母勤撫教諸弟妹而昏嫁之皆以禮而等人又亟稱其賈法之廣平確曰異哉

寢

今之儒者皆以學賈而方憲乃以賈學若方憲者真可謂好學矣學豈惟舉業之工已哉今烈婦即方憲之女弟嗚呼有以也然吾以為烈婦之死非正也確嘗惟三代以後學不切實好為節烈之行寢夫古風欲一論辨其非會未就使烈婦知此理必不死然使烈婦忍死立孤窮餓无以自存人豈有周之者白首而死夫豈有醜葬之而碑之而傳記之詩歌之者夫速死之與忍死其是非難易皆什伯而士往往舍此而子彼甚矣人心之好異此烈婦之所以死而不悔者也故在方憲但讀禮无愧足矣何必刺血書屏以自表其心然不

書屏則確何繇知方憲烈婦夫從一而終足矣何必殉死然
不殉死天下何繇知烈婦語云三代而下士惟恐不好名悲
夫子故因烈婦之死而併書之以進方憲

楊園先生見聞錄海寧沈方憲本舊族貿易硤石市昏服
其不欺性篤孝父母沒刺血書不欲酒不喫腥不內寢九
字於起居之所守之不變其妹適里中潘氏夫死畢飲事
慟七日而卒人稱其殉節

書山陰語抄後 丙申

歲壬辰二月確與漱湖吳蕃同受先生遺集以歸已而確嘗致書伯繩謂蕃嘗有意任刪潤年譜之事而確夫妄欲輯師語之最中我膏肓者另寫一本奉為私書而夫逡巡而未畝也每欲書者數矣而輒止或且已書且書成帙矣而又廢之而復書而卒未有成也而今年正月二十五日蕃竟以歿死不遂前志而確復何忍獨輯先生之語錄矣乎元已則且收理蕃皆之所謂書而廢廢而復書而未成者而姑留之以俟異日可夫或曰先生言大學心意知物暨中庸喜怒哀樂已

未發之旨甚詳而私抄闕然何也確盖有所心疑焉而未敢
筆也非疑先生之言疑學庸之言也先生嘗言愚而好自用
盡天下愚人坐此愚者必有識以識自封故自用非不肖確
之謂與語中膏育其明微矣然則子病將終不可藥乎曰恃
先生之教先生慎獨二字能起千百載以往既死之神聖賢
人而復生之而何有於二豎子

書拓扇後

丙申

予昔年用一油扇直二分五釐至壬辰五月蓋四年矣黃山道士韓養元憊其疲乏贈予此扇價直與前扇等至今夏忽復五年道士死且二年矣而此扇猶存予以故人之賜不忍毀棄更用高白麗紙拓之塗以柿水較昔加固倘不遂遺失當復可支四五年嗚呼十年一扇不知吾生還須幾扇耶予昔性善遺忘嘗一日遺數扇先友祝開美子謂非吉相深用為戒今懲前弊輒復過之但或不能无故而棄之耳

書朱正思卹約後

或成

確生平鮮執持而多詭隨此確之過也往者同人之壽忠節夫人確以為非義也考夫與仲彝兄弟欲行之確因而從之翠薄之館來雲確以為非義也欲爾爰立欲行之確因而從之然確固言之矣曰館來雲之事未易言也諸子必欲行之則來雲之老病死與夫既死以後之事皆諸子之事矣諸子曰諾後夫不食其言此龍山諸子館來雲之公案也故今者行素之喪當以卓甫為言不當以來雲為言考夫之序及此諸子能无媿乎然考夫正思之言固然猶然衷仲欲爾諸子

之初意也又可負乎而使考夫正思之序之約不失之空言者又非確與衷仲之責而誰責乎令且毋遽言卹之期與卹之事與諸子姑稱情量力而為之俾後无食言之誚想諸子大不甚以確之言為不然也某惶恐書

寶

社約

南湖瑤綸閣社約

中

吾聞君子不黨黨是小人自非聖哲安能無過聞過而改非
吾友誰望哉而俗尚標榜實長浮偽吾甚耻之雖仁厚之道
隱惡揚善未聞譽惡為善也夫譽惡者是養惡也朋友養惡
長此安窮僕嘗有云吾甚怒于俗人而苛于同人非同人之
敢苛誠不忍棄同人于行路耳若夫朋友有過不面正之于
前而私非議之于後是為背毀尤傷厚道夫譽之不敢而忍
毀諸日月如馳轉眼之間即成衰老念之使人驚怖聖人大

人如其非人則是禽獸先師證人社約具在非予小子所能
損益也願我同人時時省察本之以无欺進之以深造相會
晤甚難幸勿虛此一番聚首倘不以某无知各賜大教則又
何啻生歿而肉骨也某敬拜以受不敢忘德

南湖義社約

卷四

吾甚畏作銀會尤畏作首會今而為之不專已也既擇其人又申之以約焉貴慎之於始也會法蛇蝎不從新名惡其詭也息止一分輕利而重誼也孰宜前孰宜後吾烏知之闔之所擬也立之監焉僉曰石丈可无所于委也會金不愆期會日不辭席違則有罰監者之所治也其罰愆期五星留佐後會酒資无故而辭于會者罰不過是也愆期過十日罰倍之有不受焉非吾鄙之士也致金則必日會及則不必日乾初之紀也致金必二至之日不待啟也足色與兌近監致監近

首致首无彼此也兩合而估視之以交直會不煩一使也會
爰惟良時之選先十日單箋啟之一遠邇也不赴者先告故
焉勿欺爾也會所必擇勝地適杖履也必終日究性命之理
也不辭會外集知己也必有述焉以觀所詣也尤諄諄於證
人社約者吾先夫子之指也違約必面規雖卑切尋盡言毋
吾以也其未改則心藏之以待後規勿背誹也會外者各持
杖頭以衆濟也會雖竟日杖頭不過一錢宿加一焉惟啓之
視也啟到先投杖頭知來之可恃也會外直會則杖頭无會
內外皆致猶懼其非也則兩人共直之雖三大可非銀會之

比也飲不至酣慎滿止也盞不踰三飯又減一戒其侈也息壤在彼吾言不再願我同人同相永矢之也

乾初先生遺集卷十八

海寧陳確著

族侄孫敬璋編校

雜著

符止人瘡自瘡

丙戌

吾幼時善為符止人瘡，輒效後薄，其術不為二十餘年矣。今年吾女患瘡，姑復試之，立效。又鄰婢二人患瘡，萬方不效，聞吾術求治為符二紙黏病者背，亦立效。相傳誦以為奇。而吾忽於六月初一日瘡發矣，吾亦十四五年无瘡，患令驟患此，殊不能自忍此事之偶然者，而迹若相報，方術固未可妄試。

乃爾耶昔杜子美自誇吾詩能已人瘧然其集中有云瘧癘
三秋孰可忍寒熱百日交相戰則子美固善瘧也元里公倉
公稱神醫彼豈皆无病而死者故曰萬物之理一乘一除具
勢而榮功成晏如時命既違賢拮嘆吁先利後鈍冥智冥愚
吾自宜瘧豈以能符不發又豈以能符反致瘧耶但儒者自
不妄輕試幻術耳六月十二日記

不開戒而瘡發

吾前已憂亂戒牲食自五月念五遇盜員重傷妻帑勸我姑
開戒少助以滋味余不奮已而瘡作半月而後止蓋是日傷
左股湧血升許則血虛又賊竟夜掣我臂東西馳傷勞次日
對客語即惡風夜復被妻子牽去坐風露中一二食頃此其
受風寒深矣夫血虛傷勞而又受風則必不能化厚味前既
受傷而風與食更繼相助為虐不傷寒而何待今止於瘡者
此不開戒而節食之效也而老妻猶咎余曰子惟不聽吾言
徒自苦故體虛發瘡耳理或有之然吾寧為此而不為彼暇

復括此尚質之明達者

卷之二

卷之二

陳先生 癸巳

八月廿日晤金公路言東陽陳正道先生年七十餘時出講學公路曾一預講席見同席皆老成須眉皓然相對肅默无一語有問則奮夫不過數言即了是日講其為人也章言犯上犯字不是十分衝激一念略有未遜順處即是言考亭陽明之學皆是不必紛爭要身體力行之耳可謂要言不煩又云山中多盜獨陳先生所居一鄉皆化无盜恨時危路遠不能往從之游姑記于此又有李孩如年大可七十餘餘不盡

記

記夢 癸巳

十月初三夜夢作一賦蓋極經營慘澹覺而忘其題其辭大不能復憶大意欲及時勵學不忍自棄於衰老而已其結語云具余秣于長途望崦嵫而策駕此將醒時所哦僅而不忘吾生平極不喜作賦忽為此夢殊不可解又夢作一詩云天
下无直及庶幾求憎口憎口攻我深愛者忘我醜此大隳括
山陰先生語錄中及予前記愛我者之言一段語意也庶未
忘求益之心故竝記之

過舊居

夏日過舊居省毋適過會飲吾諸子咸在有問道者子曰道不必予問問諸心而已心所不安者必弗為如是而已即如今日亢旱不雨而輩飲酒食肉无异平時於心安乎曰不安則何故弗禁且禮義以養君子而刑罰以德小人者也今官府禁屠道過市內者即攝去重笞枷赤日中法之嚴又如此吾縱不能為守禮之君子復不能為守禮畏法之小人乎推此類廣之凡禮法之所禁者事无大小咸兢兢不一苟即是克己立誠之學

襍記

甲午

吾甥董八公家僕永芳性嗜飲食母死獨能斲酒肉三年其
事病父大謹吾嘗對諸子姪言如永芳者非吾師乎吾潮生
姪家婢春女贅夫湯四有黃氣病善飲食而不能力作其妻
為之勤織以食之每食必以精者供夫而自食其至粗者雖
其粗者夫未食畢未嘗敢食也或其夫精粗並盡即忍餓不
敢復作食夫有主人之役其妻往往代之役然時怒罵其妻
无回言諸家僕之強力有幹者每未免于凍餒而湯四身无
一能且久病然獨瓶有餘粟身衣完整而妻未嘗有德色事

病夫十餘年矣迄未能成生育而奉之彌忠敬无幾微怨恨之生于心人有笑其夫之駭者則色然怒嗟乎夫人之賢不肖又豈論男女貴賤哉吾輩讀聖賢書自謂稍知禮義而不能立志堅忍畧无以自異于流俗真僕婢之不若矣又嘗憶查慶生言吾里有一農人每忌日之祭必宿戒素服涕淚牲醪忠愛竟日不怡如是終其身恨未悉其名氏禮所謂終身之喪非乎此一僕一婢與慶生所云者豈嘗讀書學道者耶今之讀書學道者无不以大聖大賢高自期許而深訕流俗之所為惡知流俗中又往往有天資合道如此等類不可勝

數有遠非讀書學道之所能及者嗚呼有其名而无其實又何恠讀書學道之士而反為流俗之所訕誚耶

又 癸卯日記 六月二十六日偶書

吾自去秋右肩病風累及臂指至今為梗右股足夫然嘗思古人有習左右射者夫有習左右書自是左右均勞之義以備不虞不大可乎吾向驕左而軼之今不為用夫復何尤然兩足勞佚自均莫能先後今右獨受病左雖无恙豈能單行于世耶吾雖具三十二齒致用者不過一二餘皆備員而已今用力者已漸衰落更用他齒莫能如也然固无可奈何凡

事盡如此豈惟一身哉吾妻頗習勤儉已先我死十有四年矣澄兒極愚慧十歲而殤翼先近漸知學已館食于外不奉晨夕禾極頑梗觀女三四歲便曉人意五歲即殤長女在家向不閑內事及適人又頗以能稱兩媳並未能空家聞其姊妹皆勝是則吾之所命于天者蓋可知矣反己安命以遣餘年此吾之所以躬苦而無怨者也

西路庵僧 已末

西路庵僧安靜寡營頗有古德風味今年秋嘗中暑而蹠子
過而候之僧云老衲元狀醜態種種不可為居士道也予問
何故曰頃中元後數日熱甚老衲病煩解衣跣足扇地踞坐
猶不自安生平戒規一時放倒孔子七十不踰矩我七十乃
敗矩奈何余云師老且病稍自安放疑夫无害僧因嘆從前
終日欺人漫言參禪學道不知不覺養成驕惰悔元及矣余
云師夫何言之痛也老僧云昨有施主過訪因云有鄰人夫
嬖子女數口居一草舍甚窄夜卧无帳一夕夫出海不歸其

妻母子畏寂來頻我廊下我開門納之謂有長發一條可稍
息也其人喜出望外明發謝不容口謂爾家乃涼至此且无
一蚊我母子因尋竟夕安臥吾謂子家大殊患熱雖帷而臥
尚有蚊時不尋安寢彼胡云爾耶老衲聞此言大慙謂我承
施主造此菴雖小較俗居尚敞然每遇暑熱即思歸寺納涼
此種習氣豈非平日養壞不可復收拾乎嗟乎此老僧者可

謂好學矣

元注八月初三日同周子和
蔣書升俞漢回懋菴中因識

記昔 四條 戊戌

確十許歲時吾父與季父小致閱牆確出聞詬詈語甚不能堪入侍吾父母問爾出聞季父母云何確徐應曰實无所聞也然自以面欺其親益恨之季父雖性粗戾中實无他不數日吾父兄弟已相好如初乃始竊自喜昔日之隱未為非也自後无論家庭間即處世多用此法尋力甚多

確十六七歲小有文名與叔氏我旋兄同就童子試縣府皆僭居前甚愧之及道試出伯氏索卷觀甚喜已觀叔氏卷更不快確懼无所容至不成寐及發案叔氏先售確為之狂喜

大不成寐此大孩心之未汨者後數年屢試不售輒不勝牢
騷之感大喪其厥初矣

有溝于祖墓之前者而吾叔氏遽死人皆以溝為罪而確之
家无言焉

先人之兆域卜矣有殯于其前者以為奇貨也而確兄弟弗
之問也葬先人之十年前殯者又告月日將以其母喪來殯
或曰年方利乎時日无冲犯乎確兄弟若弗聞者而聽之殯

僮來魁

成或

禮有忌日无忌月自亡爻祝開美始行之吾問其所以泣然
曰淵昔居二人之喪不能卒于禮故以月補之確感其言大
忌月於是某之諸子錫枚並于翼皆忌月所以補喪禮之失
也董思東之家僮來魁幼失父母无虧禮之憾不知詩書无
理義之悅心无朋游講論之益每遇其父母七月即斷酒肉
其主家春秋時祭必有酒肉之賚不敢先嘗食必以祭其父
母其姊甫十許歲夫董婢也每積平日所尋搗物竊買楮錠
並以所賚酒肉合之于弟以共祭焉歲无闕者吾每至其主

家來魁奉我加謹其家皆竊笑之曰是欲學陳軫初者僮夫
无羞沮之色也僮姓徐其先為董之世僕

章瀛寰 也 庚

章瀛寰業篋荆兄弟四人瀛寰最長昏娶衣食皆瀛寰是給
兄弟妯娌皆無間言又一從弟幼養于他姓不尋其所瀛寰
夫收養于家與諸弟一體一從父老无子瀛寰奉養甚謹從
父或過外家踰三日瀛寰必登候之曰何久羈此不歸也篋
荆于業為最賤有如此篤行之人其從父吾家老門眷亟稱
瀛寰之賢是可敬也

書爾旋講師扇頭

已亥

道不離日用雖飲食男女无非道之所存而高明欲一切空
之所謂賢知之過非于吾鰥居食淡於世无求宛然一老衲
要只素位而行非有意為之也苟有意為之夫即是私欲矣
有意无意之間吾願與尊宿一細參也

補書蔡伯蜚便面 癸卯三月二十二日

吳忠節公遺言云貴不如賤富不如貧生不如死當時聞此語為之酸鼻今思之直是講太平話居今之世安得復云爾乎貧賤者已皆不免死者夫復不免而今而後吾知免夫曾子之言徒欺人耳余亦嘗云巧不如拙勇不如怯辨不如訥博雅能文不若目不識丁而亦未可盡恃也達者直委之天命徒委之天命亦未得惟君子則一一反之吾身克己復禮庶幾寡過乃遽欲以此自信信天豈非癡人然正不由人不癡蓋天不可過信夫不容不信雖今日之天未定而千古之

天常定雖千古之天不定而吾心之天自定也語云天定勝
人人定亦能勝天若天人俱定又孰得而勝之所謂天人俱
定者吾心之天是也苟吾心之天定則貧賤患難疾病死喪
皆安之若素矣何不可知之有今吾心先不可知而反疑天
心之不可知不亦遠乎

補

書錢氏孤便面 甲辰三月二日

弟子入則孝非徒為弟子言吾輩雖老猶當奉而行之況弟子乎孝弟謹信親愛學文八字終身行之不盡從此發個願決要依此八字做工夫便是立志即孔子所謂志學也行之不已便是好學即孔子所謂時習也天下可悅可樂之事無踰此者欲尋孔顏樂處從此八字尋之有餘工夫到極至處即是不踰矩境界聖門初無第二層工夫故曰蒙養即聖功豈惟幼學然哉願與諸弟子共勉之

作八股之法

作八股之法能熟知古文之妙境而俛就時文之恒矩和養
心性體認題旨開萬古之胃抒一己之尋則自然不令而今
不古而古非時文而時文非先輩而先輩若存一摹時文之
心即非時文存一摹先輩之心即非先輩辟作詩家必欲白
句是杜定非真杜辟臨池家必欲筆筆是王定非真王何者
為枯于古而已之才性不出也吾觀古之傳文有學人之文
有才人之文有正人之文有邪人之文彼惟不自揜蓋故能
各極其才之所至而傳世不衰今使仲尼子輿而為戰國策

必不能傾動當世之諸侯王又使蘓秦張儀而作論語孟子
大何以折服千百代之文人學士哉學者不能反求諸其心
而惟文之求宜其為之而愈拙也

筮葬

己亥歲九月十五日癸酉筮

一筮改深先塋之葬

☱☱ 復象辭

二筮但去上圈易以石板

☱☱ 歸妹之需

三筮仍舊制

☱☱ 中字之蒙

望日之筮可謂受命如響復卦一陽復于重坤之下是首塋地上今復塋地下之象也吾惟懼歲久棺壞不可復舉卦辭言亨而首云出入無疾是告我棺木尚好舉動无礙也故大象又申言剛反劉謂木之堅好劉反則亨謂反于下而後亨

也又繼之曰朋來无咎言後來同葬者皆獲安固而不遺他
患也反復其道者改葬反復之道也七日者棺也四字外方
象棺肉也象人同穴已有五棺今合母兄為七皆同葬於下
也終之曰利有攸往以斷其必可行也卦德動順謂舉動順
乎天理當乎人心也故曰天行曰見天地之心所以贊佑我
者不一辭而足也歸妹之凶不問可知需險在上亦明石板
之非空中孚上下實而中虛象發圜葬法爻辭有孚孿如我
始以為吉而可從今細思孚字義於葬法無取蓋指子孫之
心而言也禮稱必誠必信勿之有悔如是可謂之真孚今拘

牽世俗牢固而不可解乃是學如之乎耳謂拘學之見不合大道也信心不若信理欲我子孫破此拘蔽耳

淺葬之害瞭然明白今且无言潮海盜發諸不可知之慘變只是獸穴霖攤吾目中已屢見矣又高露則氣不固而棺必速朽棺以內者尚忍言哉語曰既歸三尺土難保百年墳數十世之後且夸為平地必然之道也即無論秦漢以上今試舉目數十里中近若唐宋元之墳尚得而舉其一乎或曰雖在地下亦有不可知者然地上則直無不可知矣防其可知而姑聽其不可知此孝子誠信之道也以言乎事理之利害

既較然無疑以言乎並辭又詳切懇至吾志決矣諸子試細思之

石板恐其墜木板恐其朽甑圈法本好只惡其中空而淺露耳今吾園而不隧先懸棺以灰沙實築中隆如圈者而後以甑圈之俾無空隙則兩得矣雖深之又深可矣城門橋梁皆用甑築之塗法非盡甑圈之罪也

還葬

東坡謂伏波願馬革裹屍還葬猶劉伶之忘生不忘形丈夫
即死絕域耳何須收葬耶諒哉斯言非惟達士之遐情抑亦
哲者之要論也吾友董紫冒驅馳王事死西粵粵中諸義士
禮葬之置祭田十五畝春秋享祀無闕者將十年矣今年其
子某往返萬里收其骨歸故邱所置祭田捐施彼中佛寺非
不知孝其親也於繼志安魄之道遠矣嗟乎

親家

凡新親家雖極相知至行禮及成昏之前後彼此多有不如意處此極平常事最不可輕出語言致累子女慎之慎之況往來傳言有增無減每有無意中一句閑話遂成不解之怨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吳茱萸

霜後採茱萸子每觔用石灰觔許水化畧俟火氣散將茱萸
乘半熟投灰中一二十日取出去其蒂以清水浸之過出灰
氣撒鹽少許俟作羹時研用甚便可經歲不壞香氣異常吾
鄉每磨作醬者非也此法云得之雪川須更問之

原缺